

高鶴年居士遊訪名山記冊上

提起精神行得，
腳跟把定立得，
源頭尋着坐得，
放下萬緣臥得，
如是來得去得，
餓得凍得，萬
物靜觀皆自得。

金山楞伽小隱題

上海佛學書局印行

915
Co 4

高鶴年居士名山游訪記
癸卯夏月書

校書如掃落葉。掃已落葉復至。明陳眉公
云。『余得古書。校過付鈔。鈔後復校。校過。
付刻。刻後復校。校過付印。印後復校。然魯
魚帝虎百有二三。』此言校書之難也。本
局最近所印各經。雖由校對人員審慎從
事。然疏忽之處。仍恐難免。深望讀者。如發
現錯誤。祈賜函糾正。以便照改。至爲感荷。



其人孤標其
貌悠然持杖徘徊
仰御四方路人羨慕無
奈備嘗苦於忘我期於豪傑
癸卯年居士行脚留題於老圃草堂

高鶴年居士二十年前行脚時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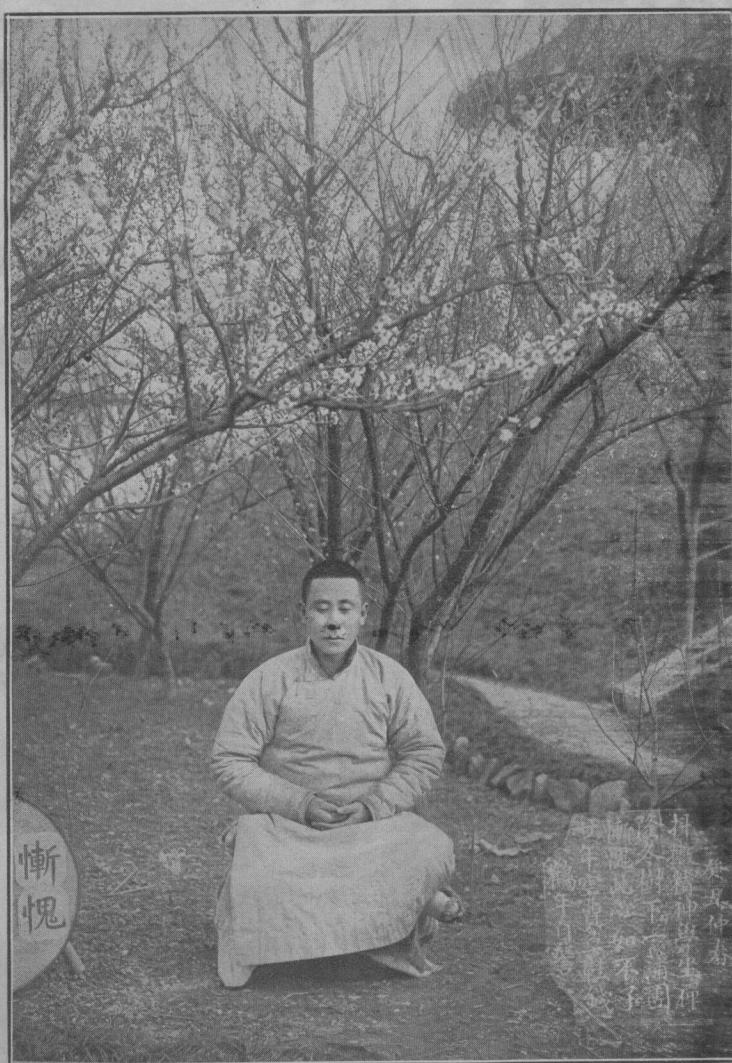


柳栗橫擔後期爲五嶽遊
頭在悟境健腰腳祇憑



癸丑仲春
踏遍谿山問所圖
探玄擇要是何如
長安大道當歸去
慚愧而今尚半途

長空耿耿何耿耿
睠顧亦恢恢
眼前淨土一偶然
立回是偶然



一髮乾坤而今乏道場安心能打坐無處不西方



百重雲水萬重煙
隨地安身到處眠
漫說有家歸未得
雙舒白眼望青天

鶴年拈句

大夢誰曾
惟看佛眼
開此身原不
垢何礙貼塵埃

鶴年大居士

其一

鞋

蹠

破

游

魚

山

山

白髮之歌



鶴年居士序

百城煙水

林平著



名山障應編南朝不逞游觀
猴心目居士行脚三十年宦揚
佛法吐珠已常以三度僧衆
功德滿、金欽服嗚呼主動眼前
來迴檢經闇悲局促
癸卯年居士心

卫家

辛酉五月十日喜晤 鶴年老維摩於

南湖採蓮橋畔奉贈一律

久慕高名近十年今朝相見意欣然
略敍水去雲來事徧扣南帳北秀禪百里忙
行進腳健六塵無染寸心堅幾時過我慈
谿路第一山頭問姓錢保國寺山門題
東來第一山額

錢三照未宣艸

鶴年居士名山遊訪記序

古之大德高人痛念身世靡常未明已躬大事爲之割愛棄榮涉海登山尋師擇友
參求善知識於苦空寂寞之濱決擇死生發明向上每每於明眼人前揚眉吐氣或
於棒喝之下因地一聲忽覺身心脫落如寒灰發燄闇室頓明將無量劫來生死情
根一時拔出當下猶斷索師子跳躡縱橫自在遊行無纖毫繫絆所以稱爲大力丈
夫此吾出家人發足參方之行徑也悲夫去聖既遙人心非古此道寥寥近代以來
雖行脚者不無其人較之古人奚啻霄壤得三昧者曾幾人乎覓其如鶴年居士者
亦不多見高君夙植靈根英年立志痛念生死絕欲捨家國內名山無處不歷廣求
知識無一不參具善財知見舉目而皆入法門遊華藏山河到處而無非寶所三十
年如一日近聞息影東海勞山其靜無雙其樂無喻此種三昧海上諸居士不肯讓
高君獨得要與天下人共之

歲在辛酉世尊成道日謹序

名山遊訪記序

人之智識非學問閱歷莫由開通而天下名山聖道場地最足以感發人希聖希賢之志其有關於立身修業成德達才也大矣故古今負已立立人自利利他之熱心者每不以跋涉爲勞以期凡所見境凡所悟入皆資益于吾身心開發乎智識也古之周徧遊歷者有千歲寶掌和尚中天竺人在天竺約五百年于漢末來此方歷三國兩晉宋齊梁陳隋至唐高宗顯慶二年三千七十二歲方始入滅以故凡南北名山聖道場地無不親歷其地而住止焉至明末時紫柏尊者亦復徧歷名山以日行三百餘里雖無寶掌之壽其所遊歷可與寶掌相齊近世縕素中唯高鶴年居士遊歷最爲廣遠凡四大名山五嶽終南天臺雁蕩羅浮鷄足武當雲居廬岳黃山或一至者或二三至者凡所經過之土地人情與夫古迹勝境及道場寺宇并高僧名士所有事迹根據語言問答各皆備載一可以慰不能行脚者無由得知聖道場地之勝迹遺憾一可以作初機學人尋師訪友之一大方針以故民國元年佛學叢報曾

錄之以餉同志今者王一亭許止淨聶雲臺狄楚青簡玉階諸居士又欲特作一冊俾閱者備觀其全亦未始非入佛海之前導也釋印光撰

鶴年居士名山遊訪記序

欲開知識端賴學問及經歷非經歷孰能親證其事非學問難以洞晰其幽古人有云諸法中有絲毫不透者便爲一絲毫之所礙是故昔有八十行脚九上洞山一鉢千家孤身萬里總爲訪道明心求解脫而已至若周遊名勝徧涉大川禮聖化之道場覽奇麗之名蹟亦爲開拓心胸裨益識智也夫物皆有可觀觀皆有可樂此樂也豈物之樂哉其寓境而遊心超然乎物外而得物理之融通者也若斯遊者無往而非道矣所以古之遊者遇上士而問道逢相契而談心未自信者而求法未自證者而求證千歲掌公自天竺徧遊東震開峨嵋之道場三藏奘師由中原遠涉西乾立唯識之宗旨自古勝遊烏可勝紀皆無適而不以道爲利也豈彼寄懷於風景選勝於詩賦者所可同日而語哉高鶴年居士自幼業儒具信佛理禪參知識教徹道源

由是廓懷縱志足跡所經殆徧天下。含道傾心瞻禮聖蹟。巖棲隱梵刹。靜居無不參訪。凡所經歷筆之於書久而成帙。曰名山遊訪記。而其名勝古蹟賢聖道場示諸掌矣。巖居茅隱晦迹深修接乎目矣。居士心與境融理隨事徹故其觸處提撕隨緣指示之處清談道話雅合玄機。讀者當離文字相求之。休作尋常遊記觀也。見者咸請刊印以流通。既問序於余。不揣固陋用贅其端焉。時庚申冬釋迦如來成道良辰天臺山觀日子興慈謹撰。

名山遊訪記引

鶴年居士早歲發心。頻年參訪。足跡殆遍天下。茲以雲水所經。著爲遊訪之記。居士平日固服膺宗門者。是以觸處提撕。不離方寸。百城煙水。終歸彌勒之樓。一宿因緣。遂識曹溪之路。可謂依正無礙。心境雙融矣。讀者當離文字相求之。莫漫作尋常山志水經會也。民國元年濮一乘附識。

名山遊訪記發刊序

震旦山水之勝。自康樂柳州以後。俊遊寂寥。至明末乃有徐霞客。其遊踪最遠。紀載亦獨富。謝柳皆由儒入佛。世盡知之。霞客雖不以佛者名。而西參大寶法王。負禪侶。靜聞之骨。以葬於迦葉道場。則固亦行佛之行者矣。用是知惟學佛者爲能遊。遊爲不虛。彼騷人墨客。塵聲俗軌。縱有濟勝之具。皆入寶山而空回者也。鶴年居士早發道心。嚴事石埭楊先生。雖無謝柳之文。而抖擲邁往。足跡遍名山。不讓於霞客所爲。遊記曾略載於佛學叢報。顧叢報至癸丑年即止。首尾爲一載。而居士行脚。則有趙州八十未休之概。積稿未刊者居大半。比以嚶求之切。始料簡付刊。居士嘗語予。謂初願未及此。山行野宿中。每草促不及爲。多追憶而補紀焉。歲月光景。已在夢痕緣影中。且遊而不記。及三四至。而僅記一二者甚夥。今付闕如。卽存者苦不文。懼不足以示人。予謂在道不在文。此記足爲後學導。且近世所未有也。去年居士以其稿就質於江西許止淨先生。先生爲之點定。今年秋乃挾以示予。屬略叙其由。而付手民。